

观察 | “东伊运”

为什么是盖棺定论的恐怖组织？（上）

2020年底，美国联邦政府官方日报《联邦纪事》公布信息，时任国务卿蓬佩奥于10月下旬撤销此前将“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简称“东伊运”）认定为恐怖组织的决定。

关于“东伊运”组织性质的认定，美国在其本国遭受恐怖主义严重打击的2001年“9·11”事件后表现积极，并与中方达成共识。次年9月，美方将其列入“特别指定全球恐怖分子”名单，两年后美国国务院又将其列入“恐怖分子排除清单”，防止其成员入境。

然而时过境迁，世人有必要回溯所谓“东突厥斯坦”的由来和“东伊运”的历史，清晰认知其恐怖主义属性。

所谓“东突厥斯坦”不是中国的地理名称

2019年中国发表的《新疆的若干历史问题》白皮书指出，中国历史上从未把新疆称为所谓“东突厥斯坦”，更不存在所谓的“东突厥斯坦国”。18世纪至19世纪上半叶，随着西方对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各种语言的划分，一些国家的学者和作家频繁使用“突厥斯坦”一词，指代天山以南到阿富汗北部，大体包括新疆南部到中亚的地域，并且习惯以帕米尔高原为界，将这一地理区域分为“西突厥斯坦”

和所谓“东突厥斯坦”。日本神户大学研究生院国际文化学教授王柯在其著作中提到，有资料证明，直至20世纪20年代初，维吾尔族民众还未将这个地区称作“东突厥斯坦”。到了上世纪30年代，部分史料开始出现“东突厥斯坦”一词，王柯判断，这应该与当时成立的所谓“东突厥斯坦国”有关。

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吴启讷日前接受中新社记者采访时说，不管是“突厥斯坦”“东突厥斯坦”以及“西突厥斯坦”的概念，“这个名称从来都不是中国新疆本身的地理名称”。

中国官方白皮书亦指出，19世纪末20世纪初，“泛突厥主义”“泛伊斯兰主义”思潮传入新疆以后，境内外分裂势力将这个地理名词政治化，将其内涵扩大化，鼓噪所有使用突厥语族语言和信奉伊斯兰教的民族联合起来，组成政教合一的“东突厥斯坦国”。所谓的“东突厥斯坦”论调，成为境内外民族分裂势力、国外反华势力企图分裂中国、肢解中国的政治工具和行动纲领。

“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发生在1933年。吴启讷将其称之为所谓“东突厥斯坦”概念的政治化。王柯指出，经过“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

，所谓“东突”这个地名渗透进入维吾尔语中。从具有强烈“独立”意识的口号中可以看到，“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的本质就是要分裂中国。

吴启讷强调，新疆维吾尔族拥有自己的民族传统，这与所谓“原教旨主义”不一样。“东伊运”活动一开始便诉诸激进的民族主义、分离主义，伊斯兰教原教旨主义主张的政治化要求是中国化的伊斯兰教信仰所没有的。

中国社科院中国边疆研究所原所长厉声曾在受访时指出，很长一段时间，“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的存在以及维吾尔族历史被歪曲，导致一些人“思想里面的意识形态不容易被清理掉”。梳理历史可知，所谓“东突”的恐怖主义不是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才形成的，“而是历史遗留问题，是旧中国

遗留下来的后遗症。

“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的形成与发展

“东伊运”最早由一批所谓维吾尔宗教与知识人士在20世纪40年代创立，20世纪50年代，其一系列武装行动被挫败，领导人被逮捕。1979年，“东伊运”领导人之一出狱，并在新疆叶城地区秘密进行一系列“地下讲经”活动。在参加“讲经”的学生中，来自喀什叶城县的艾山·买合苏木，后来成为“东伊运”的所谓重要领导人。

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郑亮向记者介绍，1990年，“东伊运”在新疆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阿克陶县巴仁乡发动武装暴乱。暴乱平息以后，艾山·买合苏木被逮捕判刑，1997年出狱后离开新疆，两年后与他人一道改组了“东伊运”。改组后“东伊运”的意识形态不再强调在新疆

建立“根据地”，而是更强调与中国以外的非维吾尔力量联合。

2003年，艾山·买合苏木在一个“基地”组织的据点被巴基斯坦和美军的联合清剿行动击毙，阿布都·哈克接任领导“东伊运”。2010年，阿布都·哈克被美军的无人机空袭炸伤，暂时退出领导地位，阿布都·沙库尔接任。2012年，阿布都·沙库尔也死于美军无人机空袭，阿布都拉·曼苏尔接任。就在2002年，美国把“东伊运”列入全球恐怖组织名单后不久，联合国也将其列入恐怖组织名单。2014年，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在赴北京参加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会议前夕，对早前在昆明和乌鲁木齐发生的恐怖袭击中的死难者表示哀悼，并表示：“像‘东伊运’这样的恐怖组织，不应该在中国周边的失控地区有立足之地”。



图为西北政法大学反恐怖主义法学院
（国家安全学院）院长舒洪水